春树暮云

□ 高 军

平时一提起孟良崮，我马上就会把这座挺拔的大山与父亲的身影联系在一起，甚至恍惚中会觉得我的父亲已经彻底融入和消失在这座高高的山峰之中，和大山完全融汇在一起了。

“林场工人高开方说：‘英雄们能在这里消灭敌人，我们就能把这里建设好！’”这是《大众日报》在1965年7月3日第2版发表的通讯《今日的孟良崮》中对父亲身影的一份珍贵记录。

那个时候我很快就要3周岁了，虽说我一点都不会留下当时的记忆。但时隔50多年，在父亲已经去世28年后的今天，我却能感受到父亲的那种壮志，那种豪气。

当时的两位记者丛竹、浩然特意描绘父亲，这是颇为不平常的。对记者从竹我不太了解，但其中的浩然全名叫郝浩然，我曾接触过他几次。他是著名记者，采访是非常认真的，报道过多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如胡耀邦、李鹏、万里、谷牧等。他干了一辈子新闻，笔触伸向哪里都是认真斟酌过的。他们之所以关注父亲，我觉得这是因为父亲在治理、绿化和管理这座著名的山峰及其整个林区中是比较突出的，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在几十位职工中选择将笔触伸向父亲呢？

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到孙祖苗圃参加了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充满朝气，工作积极，不怕吃苦受累，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以及孙祖当地百姓的称赞。

父亲与孟良崮的结缘始于1958年。这年的4月上旬，孟良崮要作为临沂地区治山的样板山进行治理，所以地县领导高度重视，县委书记李守克坐镇孟良崮，地委常委、副专员张清波亲自率工作组参加战斗，驻临沂的解放军6085部队近2000名官兵也开上了孟良崮，和当地百姓一起，经过15天突击，5天扫尾，投工20多万个，完成了1万多亩的治山任务，被称为是打的第二次孟良崮战役。

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和另一个同事陈洪玉被从孙祖苗圃派往书堂村准备筹建孟良崮林场。记得小时候，家中有多幅黑白照片，有的是战士和当地百姓向荒山开进的情景，有的是他们在山中挖鱼鳞坑、修梯田形水平线、围沟头拦山坡上流失水土、修谷坊蓄水等一些生动图片。

前几年，为了解父亲当年到孟良崮的情形，我特意去依汶镇黄龙安子村采访知情人陈洪玉，那时尚在世的他回忆了第一次到孟良崮的情况：“当时苗圃的负责人老孙安排你爸和我到那里去，我俩兴冲冲地一早就出发了，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干什么和怎么干啊，其实老孙也不知道只是按照上面的安排马上就让我们去了。当俺俩步行大半天到了以后，书堂村里都是零星地居住着的当地百姓，我们不知道找什么人接头，到哪里去喝水吃饭住宿也不清楚。”他笑了笑接着说，“我们俩人下午就又跑回了苗圃，老孙问我们怎么回来了，我们说了情况后老孙就给县里打电话，然后告诉我们明天再回去。好在这次他告诉我俩，这次要去老百姓家里号房子住下来，先选择地址准备建设林场的场部。于是我俩又回去，在村民高元伍家号到了房子，从此在那里住下来，开始了工作。”

集中治山结束后，更艰巨的任务是把整治过的地方都栽上树。他两人一边在那里选择地址准备盖林场的第一批房子，一方面组织当地百姓在春季的大好时光里开始在山上栽树。去苗圃运来苗木分给当地百姓，在他们保质保量栽上树以后，再与他们结算工钱。又过了一段时间，上级派来了林场负责人、会计等，又招来了一些工人，林场初具规模，工作开始更加有序地开展起来。

在领导班子配齐后我年轻的父亲转变身份安心地在这里当了一名林业工人，并在这座大山里工作了一辈子。后来只是一直担任林场的主业组组长，集合工人安排每天的具体工作都是他的事儿，难活苦活他总是带头冲在最前面。母亲曾经多次心疼地抱怨：“你这是干的什么？越是下雨了越是往外跑，越是雨大越到山上去淋着雨栽什么树，这样会把身子伤坏的，你说说这些人能对你没意见，净得罪人！”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大度地笑笑：“下着雨栽树才容易成活，只能这样干啊。再说了谁也不会有意见，不这样干怎么干？”父亲他们平时也会到山上去栽树，只是需要浇水更加费事，进度相对来说会慢不少。其实每年中适合栽树的时节在他们的感觉中是不长的，大片的荒山摆在那里，每年的绿化任务必须超额完成，不这样干还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我的印象里，也还是有人对他有怨气的，每次运动来临他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整对象，尽管最后的结论是他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从不计得失，对那些整过他的同事也从不计较，过后仍都是好兄弟好伙计好姐妹，这一点我长大后都是亲身感受到了的。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父亲的造林护林营林工作也逐渐进一步得到肯定，多次被评为各级的先进工作者，至今我的手头还有奖励给他的写着“先进工作者”的笔记本等。这个林场从1958年建场以来没有发展过党员，仅有的几个党员都是从外面调入的。新时期第一批发展党员，父亲和吕叔、刘叔三人被毫无疑义的发展为党员，据说是准备对他们三个人委以重任的。但随后不久开始重视选拔有学历的人，父亲仅仅上过几年小学，到临退休也就还是主业组组长而已。

父亲的退休，主要由于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的户口都在书堂村是农业户口，那时有一个政策是可以提前退休安排一个子女脱产到林业上当工人，并且这个政策从这次以后不会再有。那个时候我已经考学出来参加了工作，二妹也已经参加了工作，所以父亲就提前退休让我三妹顶班在林场上了班。

由于他一直在这里工作，了解林场详细情况，和当地百姓关系融洽，所以林场决定返聘他继续留下工作。当时又面临着一次林业确权工作，地方国营林场和周边村庄的地界纠纷利益之争越来越多，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大点的子女都不赞同他答应返聘，知道只要他去干就会两边挨挤，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儿。他也有些犹豫，但上级和他谈话后他还是最后答应了。整天不分白黑地工作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都见到过他的认真被一些人嘲笑的情形，但他都默默忍受着该怎样还是怎样。就这样，最后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于1991年5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后来我们逐渐离开了那儿，但父亲和我们一家对孟良崮有着太多的牵连。我和那个地方也有着太多的感情，我出生在此成长在此，直到参加工作才离开。所以，在离开多年后，我一直坚持每年都几次回到林场我们家原来居住的那个地方。尽管房子早已都不存在，有很多人也已经不认识了，但我还是会默默地在那儿站一会儿，然后找块露出地面的我家曾在上面晒过地瓜干的石头，坐下来沉思一阵子，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现在正是春天，在我的大脑中浮现着这样一幅图景：孟良崮上树木青青，山溪淙淙，春花怒放，百鸟齐鸣，落日时分暮云汇聚，舒卷自如……

走在故乡的山路上

□ 王纪良

走在故乡的山路上
走在弯弯的山路上
转过了一山又一山
日暮天寒
我疲惫的脚步
走过了数不尽的旅途
走上了回乡的路

故园还是一卷
色彩淡雅的山水画
小村上空飘来
醇厚烟火的气息
久违了
童年的旧时光
一幕幕涌上心头
娘的锅贴和红薯稀饭
喂养几了的前程
以及青石板路上
跳跃时的数不尽的欣喜

忽略了多少的亲情
舍弃了多少的相聚
只为能达到那梦想的境界
而我苦苦的执著
依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爱的再深
沉迷亦深
贪恋世俗的欢愉
让我满头白发

已没有人在乎
村头老槐树下
儿时那当初的誓言
时过境迁
也许追寻的荣华富贵
今生与我无缘
岁月催促时光如梭
纠结尘埃的磨砺
兜兜转转
摇落韶光的无情
牵挂却是今生
切割不断的羁绊

我又看见你在村头张望
这一条通向远方
通向幸福的山路上
我的回归原来
是你最深沉的眷恋
一身的沧桑
一生的匆忙
原来都在划一个轮回的圆
走过千山万水
终究又回到你的面前

我走在南沂蒙的山路上
我走在故乡的山路上
我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故乡的风
吹落了世俗的繁华
也吹落了我的落寞和疲惫
吹去了成败和荣辱
只留崖畔下
那当年你我的牵挂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之文明出行
文明中国 礼仪之邦

乘车有乘车样

举步有礼 行路不难

排队候车

先下后上

主动让座

不吃东西

不乱扔垃圾

不大声喧哗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中央美术学院周思宇作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之文明出行
文明中国 礼仪之邦

骑车有骑车样

不闯机动车道

不闯红灯

举步有礼 行路不难

不占人行道

不逆行

停车不越线

不乱停放

不骑飞车

中央文明办发布
中央美术学院周思宇作

主办:中共沂南县委 出版:沂南县新闻中心 印刷:临沂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沂南县卧龙山路9号 邮编:276300